



中國萬歲

唐納著

Shun Sheng

大公報代辦部總發行

版權所有

中國黃歲

每冊實價三毫五分

著作人 唐

納

發行人 戎

家祥

總發行

大百報代辦部

廣州 香港

漢口 重慶

印刷者

廣州 培英印務局

特約經

生活書店

(全)

有代售

二十七年十月

初版 十一月再版

本劇上演必須徵得著者同意

敬以此劇獻贈
M.
D.
&
B.
A.

(歌聲更近，時天已破曉，在朝霞裏，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着，我們看到新的戰士在一邊唱一邊上。)

抗戰經濟政策論

每册三角
魏友棻著

再版本發行

今日世界各國的戰爭，非僅平面戰，並為立體戰！非僅爭奪戰！並為消費戰！易辭言之，今日各國間的戰爭，非但全國人力的總動員，亦須全國經濟總動員！現在我們為爭取第三期抗戰的勝利，自要加緊財力的動員，使戰時必需品物資的供給，得因財政調度之圓滑，方不至有困乏之虞。戰時財政之調度，簡畧言之，不外是增加收入和減少不必要的支出。如何增加收入和減少不必要的支出，使全國財力，涓滴都有益於抗戰？為達此目的，必須各方面的努力，本書著者，魏友棻先生是研究經濟問題的專家，對於軍需品的資財，軍士的給養和接濟，國內糧食時調節，遭難人員的安置等，皆有很詳盡的討論。

外埠函購

郵費免收

郵票代洋

十足通用

廣州大公報代辦部發行

惠愛西路七十三號

中國萬歲「目錄

編劇的話

唐納

祝中國萬歲

田漢

仇天公劇團

洪深

二、中國萬歲本事

羅競

祝中國萬歲

長江

二、導演的話

凌鶴

四、漢口大公報公演本劇盛況

家祥

中國萬歲引起共鳴

家祥

大公報社評兩篇

大公報

五、劇中人物描述

羅啓戈·····

唐寶心

我與鄧娣安·····

舒繡紋

六、祝「中國萬歲」成功·····

陽翰笙

七、中國萬歲·····

徐盈

八、簡單說來·····

應雲衛

九、輕而易舉的武器·····

史東山

十、「中國萬歲」劇本(國防三幕劇)·····

唐納



地堅持着我的主觀的，除了太愛好「中國萬歲」這四個字之外，惟一的理由是如果中國所有的智識男女都拋開比較安適的生活環境而共同參加抗日的各方面的工作，中華民國必能萬歲！可是這個理由太牽強了，因此我感到後悔！

給我一切最嚴厲的批評和指斥吧，我在虔敬地等待着。——因為惟有這樣，才能使一個幼學的孩子成長。

題中國萬歲

豈是悲歌慷慨時？江山處處有旌旗。中華無限佳兒女，熱血如潮寫史詩。
唐納兄寫「中國萬歲」鼓吹智識青年英勇參加抗日戰爭，由大公劇團上演，在第三期抗戰開始之際，意義極大，題此壯之！

六月十五日 田漢於武昌

祝大公劇團

洪深

為抗戰建國而工作，戲劇在各種文化部門中，是有力的部隊。在向日本主義鬥爭最猛烈的時候生長起來，負擔的責任是非常艱苦的。願為爭取自由解放而歌，在暴風雨中，走向英勇的鬥士的前面。

二、『中國萬歲』

一九三八年，北國的初春，在淪陷在暴日的鐵蹄下，大羣新中國的兒而在另一方面，却有一小部分在懵懂地

羅啓戈與鄧娣安，一對智識青年，惑，猶豫，矛盾和苦痛，他們固未嘗不然而，由於十幾年來生活環境爲他們種，不能毅然的擺脫比較舒適的生活，更

在天津淪陷後，智識青年的正義感知道她的丈夫的轉變，雖然明知道很危

正是他們結婚一週年紀念日，鄧娣安，燒菜買酒，一切都準備好了，可是後立刻趕去開會，可是當啓戈從銀行車。在薄暮的黃昏裏，正在訴說起一年前

義和良心的責備，羅啓戈終於和他的妻子爭吵了起來，決然離開了家。

又是一天了，羅啓戈正出席一個集會，商議如何去除掉阻碍抗日工作開展的條件，小楊從另一個機關接到日本友人的秘密報告，有一支隊敵軍要開到門頭溝去，這是給予我們游擊隊一個很好襲擊的機會，於是立刻決定了趙老太太以及其他五個同志去協助他們郊外的同志。

正在他們化裝將出發的時候，鄧娣安慌張跑來報告他的丈夫，說是他們的家裏被日本兵和包探們搜抄了，話剛說完，屋外的瞭望者接着進來報告敵人已經追蹤着鄧娣安，把這裏的機關包圍住了。

一切幸虧早經安排好，當日本兵和包探們破門而入的時候，沒有露出一絲破綻，單純是因爲賭和烟的理由，把正要出發的五個同志捕去了。

羅啓戈由於這次變端在良心上受着一層更深的責備和刺激，堅決要求去郊外參加這次襲擊，終於獲得了允許，一點也沒有留戀地立刻化裝出發了。

受着啓戈的影響，良心的譴責，娣安情感衝動地也要求他們容許她和啓戈一起去，然而不會被接受。

是天將破曉的時候，大勝村的民衆已經布置妥貼，靜待敵人的到來了。

羅啓戈，這時正在和其他同志防守的一員，而且很得他的信任。正在他們戈，她是他的妻子，娣安。

這不由不使他憤怒了，然而她告誡意和他生活在一起，同樣積極擔負起每雞啼聲起，哨兵來了報告，敵人已經器換取敵人最高的代價。

槍聲，砲聲爆發在大勝村的前後左們於是企圖占領一個據點站穩，剛好張是敵人以全力奪取的目標，機關槍，鎗而他們還是鎮定地堅守着。

不幸，在艱苦的激戰中，張魁發隊職務指揮，娣安冒着槍林彈雨把帶來的正是羅啓戈也飲彈的時候，山坡上急，然而每人都會膽怯，娣安拿起啓

忽然，敵人施放毒氣了，濃厚的烟霧籠罩了上來，娣安和幾個同志都中了毒氣，昏厥過去了。

敵人乘機爬了上來，可是他們一息尚存，拚着最後一滴血與敵人肉搏，娣安且手刃了好幾個敵人，但她自己也受了重創，而敵人還在繼續蜂擁爬上，正臨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突然趙某所領率的大隊援軍開到，把敵人殘滅無餘。

在稀微的晨光裏，在雄偉的歌聲中，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下，娣安支撐起重創了的身軀，高舉起雙手，歡迎新中國生力軍的到來，用最後的一口呼吸，叫出了「中國萬歲！」

祝「中國萬歲」

長江

爲抗戰受傷將士演戲籌款，是表示保衛祖國的將士，有着後方廣大同胞的同情與支持，而後方民衆出錢支持公演，又表示後方民衆在另一方面參加戰爭。前後方這種一致的精神，證明中華民族已團結成堅固不可破的力量。

中國萬歲！並不只表示在前後方一致的精神上，而在武漢已將開始成爲戰爭中心的今天，大家還在演戲籌款，救護受傷將士，才表示出中國生命的永恆！

二、導演的話

凌鶴

在抗戰中，戲劇發揮了偉大的宣傳力量。多演出一次，便多一分宣傳的效果。

大公報公演「中國萬歲」除了抗戰宣傳之外，更主要的是爲了救護傷兵。這是最重要的工作。

從東戰場軍中到漢口，我有一短時期的勾留。在這時期中，我當然不能放棄所有的戲劇工作的機會，因而很快的答應了中國萬歲導演的工作，何況還有如上述的重大的意義。

現在，這三幕劇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總算是呈獻在觀衆之前了。在導演的工作上，是否見笑大方，只得敬待賢明的批評，不過關於導演工作的過程，我不妨向諸君告白幾句，以供參考。

導演應該忠實於劇本，這是每一個導演恪守的原則；自然我也不會例外。但是我也覺得導演應該是「再創作」者，不僅將紙上的東西在舞台上活現出來，而且得充實它的生命。因此，我曾經徵求劇作者的同意，將劇中若干地方，爲了更能獲得舞台上的效果，大胆的刪改了一些。當然，假如因此反而招致失敗，——因修改而局部失敗，那是我

願負責的。

這是宣傳煽動的悲喜劇，必然的，得十分強調它的煽動性。第三幕的戰爭場面，作為劇的頂點，自然得以最大的努力來把握它，同時也因為要強調這主要的煽動性的原故。但是羣衆場面的戲是不易處理的，尤其是戰爭場面，爲了舞台的限制，不能不佈置敵人面對着觀衆，而我軍作戰必須面對敵人，於是觀衆只能看到演員的背部，使演員的臉部和發音都受到損失，雖則我還是極力避免這種困難。不過在這種場合，觀衆和劇中人的情緒同樣緊張激烈的時候，只要以粗線條畫出了戰場的素描，摹擬了戰爭的雰圍氣，即使人物在紅光中變成了黑影，即使演員只有嘶啞的聲音，我想這並不會失掉應有的效果。因爲目的在宣傳煽動的原故，所以在第二幕開會的場合，不管它是否難免沉悶，我還是不敢漏掉一句重要的演說詞，他相信這種演說對觀衆不是沒有好處的。

就全劇的情調來說，第一幕和第二，三幕是不大調和的。然而事實上我個人很難補救這一缺點，我儘可能使第一幕中所有的充分表現出來，柔和的色彩，襯托出男女間的柔情，也企圖加強諷刺的趣味，這是我應盡的責任。

「中國萬歲」是有教育意義的宣傳煽動的戲，假如觀衆給這舞台上的形象感動了，那正是我所期望的，至於還有多少毛病的話，那就謹待賢明的指正了。

四、漢口大公

一、「中國萬年

昨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熱情了。靜靜的劇場，辜負了過早來賓地落。

天黑以後，樹蔭中的維多利亞的觀衆中雜着許多可感謝的友邦人已經密集着層層的來賓，大家秩序花，場外面徘徊着許多購票不得而八點了，開會儀式過後，王芸第一是募捐救護傷兵，第二是爲擴計的，而後者則是無法計算的。……」。

郭沫若先生繼以極鎮定的姿態

激昂的聲調說：

這表示中華民族除了有抗戰力量，還沒有忘記創造文化，更表明了建國不忘抗戰，抗戰不忘建國。

「這次抗戰，敵人用了三十多師團，打了十一個月，死了四十萬人，去年用了三十五萬萬五千萬元，今年又定了經常特別費共六十萬萬元，我們已經消耗了他們五十萬萬元。我們更打落敵機六百多架，戰艦三十多艘。我們將敵人的人力，物力，財力都已消耗得相當成功，所以敵人已經被逼得要和我們作最後決鬥，十一月——僅僅十一個月敵人就到了最後關頭。

「今天的演戲」，郭氏以極壯烈的聲音作怒吼道，「我們要認爲是慶祝抗戰勝利，抗戰勝利萬歲！抗戰勝利萬歲！抗戰勝利萬歲！」

「抗戰勝利萬萬歲！」全場也在狂歡着，一聲遞接一聲地響應高喊起來。

一、中西歌舞的匯合

在「中國萬歲」國防劇上演以前，許多可珍貴的音樂歌舞開始，這些音樂，這些歌舞，也同樣是中華民族抗戰中新誕生的成果！

文華銅樂隊是有三十年歷史的全國性的樂隊，在紅燈照耀之下，瑩亮的黃銅樂器發

出響朗的合奏，武漢合唱團的「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是一闋使人振奮的歌曲，在雄渾悠長的歌聲中透出了全中國人民對抗戰必勝的自信。

新疆歌舞團自動參加了一個傑出的節目，艾沙先生的簡捷有力的說明，獲得如雷的鼓掌，新疆歌舞的參加，表示了中國各民族在緊緊團結，在一心一德地擁護抗戰，「六百萬新疆民衆已經動員，在直接間接地參加抗日工作，敵人對於我們的離間是無用的！」這幾句話在觀衆心底起了共鳴。在「親愛的你來吧，我們踏向自強的前途！」這個慄慄却又綺麗的情歌裏，十九的觀衆初次聽到了我們北方同胞的沙漠音調，縱使字句很難分辨，但由那琴絃中我們也能猜摸出歌者的怨文，低壓的戀人情緒，彷彿我們聽到了塞外的萬獸奔騰的風聲，彷彿我們看到黃沙飛捲中駱駝隊的緩步，更彷彿我們已經飛到了千萬人在風雪中掙扎成長的新疆同胞的身前。合唱之後，是艾沙先生的獨舞，渾身是刀的表演，直線條的舞姿代表了邊疆民性的強硬與不可侮，純粹出于內心激動的肉的顫慄，是比都市中被淫慾包裹着粉紅色的歌舞偉大真摯得多。許多聽衆不自覺和台上的音節相伴，也附和着節奏輕輕地拍掌。這裏，我們不能不爲中國的土產藝術謳讚。

怒潮樂社參加了很多好節目，「不是沒有家」的血歌詞迴旋在聽者心底，是史詩，也是人間一篇控告醜惡兇殘訴狀！

周小燕女士的獨唱「八百壯士」滿足了聽衆，那樣圓渾有彈性的音調，是多少年苦學的成果，而那樣的「音樂技巧」又加上了那樣充實的內容，她輕鬆也唱出：

「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八百壯士一條心，十萬強敵不敢當……」這真是世間最完美最崇高的音樂，這是敵人幫助我們告成的，讓我們拿全民抗戰到底的鋼鐵決心來回答他！

在聽衆的「再來一個」與熱烈掌聲之中，周女士又唱了一支松花江流亡曲，這悲痛的被大衆所熟稔的歌曲在這兒作了一次「標準唱」這使大家感到音樂修養是那麼無止境的。在吳樂懿女士的鋼琴獨奏和怒潮樂隊的管弦樂合奏之後，音樂之部告終了。

一一、「中國萬歲」

全場觀衆的熱烈鼓掌聲中，中國萬歲的第一幕掀開了，溫馨的環境，詩意的佈置，粉紅色的燈光下面，表現出脂粉與血肉交織的大場面的開始。

舒繡紋女士在本劇裏有極深刻的演出，她雖說過她「沒有過過那種優裕的少奶奶生活，」可是她却已能相當地把握着鄧娣安的「個性」，多少人爲她的柔媚表演感動着，因爲她的確能刻畫着在矛盾中的少奶奶型。此外，唐寶心飾的羅啓戈，粗粗看來似乎是有點弱，但這點，也正是都市中小布爾喬亞的劣根性，他表現出一般青年的動搖與追求。

也許一般人夢想是一個什麼血的場面，第二幕佈置了一個革命黨人秘密會議的特景，這裏表現着中華民族的兒女們如何地犧牲了自己而爲民族求生存。雖然，劇情的進行却不十分嚴肅，而有點喜劇形式的展開，使第二幕在波浪形的生動表演中告結束。

深夜，朗星，天幕下，若干戰士的黑影在活動，這是第三幕很成功的外景。隨着時間的推進，每個黑影的線條逐漸清晰起來，每個戰士都表現着他們怎樣爲着民族在戰鬥。也許戰士的姿態在表現上畧嫌生硬，可是這場合並不需要柔軟的線條。鄧娣安力竭聲嘶地喊出了「中國萬歲」後，全劇便在暴雷似的掌聲中閉幕了。

看完這三幕國防劇後，每個觀衆都會感覺到：在演出上，任何一個演員都在用了他們的最大努力，沒有人忘掉在他的崗位上應當執行的工作。

「起來，不願意作奴隸的人們……」高唱起來，維多利亞哄然，隨着起了救亡的歌聲，這歌聲一直延長到全體羣衆完全離開會場。

二二、國際的讚許

昨夜國際友人到場看戲的有美名女記者史沫特萊，美駐漢領事約翰達維氏，英代理領事步德畢氏，財政部兩淮鹽務管理局副局長英人寶溥思氏。他們很早就到了會場，因爲他們都會說一口很流利的中國話，所以對每一個節目都能很親切地領悟到。

史沫特萊昨夜穿着一件紅絨繩外套，在會場中很受人注意，這位社會主義的女記者，走遍了中國大地，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已深被我們的一般大衆所感念。昨天當着郭沫若先生高呼「抗戰勝利萬歲」的時候，她也興奮到極度地揚起了手，高聲地隨着喊。這點同情，真使我們感覺正義在人類交流的偉大！

美領事約翰達維氏，對音樂節目很感興趣，他說：在中國他是第一次看見這麼盛大的節目。當艾沙先生且舞且唱的時候，他很留心看艾先生的步伐和音樂節奏。步德畢氏是認識艾先生的，他對艾先生昨夜的興奮很受感動，記者告訴他：「中國人的一切興奮都是日本賜給的，艾先生的興奮，是說明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他很嚴肅表示同意。

竇溥思氏他坐在吳市長旁邊，他對「中國萬歲」演員的每一動作，表情都非常注意，他始終用極嚴肅的眼注視着舞臺，他對於昨夜整個的演奏節目批評的話是「我很榮幸地有機會看貴報的公演，「中國萬歲」的劇本是中國在大時代裏結晶的創作，我在中國看話劇，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情形，尙是第一次！

國際友人的同情和熱誠，真值得我們感謝！

四、各界同情贊助

昨爲本報救護傷兵公演「中國萬歲」之第一日。上午預售座券，各界來購者之踴躍，



幣五十元，響應救傷運動，並謂「我是舊商人，因環境收入甚微，在後方太對不起國家」等語。

五、券資收入約一萬二千餘元

昨日爲「中國萬歲」救傷公演之末一日，因係星期，故日夜場均人山人海，夜場且有觀客若干人因不得座位，寧願購五元企立看，捐款不肯後人之熱誠殊可感念，大家更深信武漢合唱團所唱「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一支歌，總有兌現之日。

日場音樂節目新添海星歌詠隊量才歌詠隊之「救國軍歌」「祖國的進行曲」「保衛家鄉」及「打回東北去」等。晚間節目無大變化，各歌詠團體備極努力，一般觀衆對歌詠之興趣更爲濃厚。

在晚場音樂節目前，由本報王芸生君致閉幕詞，對四日來七場四千餘觀衆深致謝意，並云此次救傷公演籌款一萬元之目的已達，細賬尙未結出，但當在一萬二千以上，擬以最迅速最適當之方法，全數分配於武漢各重傷兵醫院，本報已致函軍政部軍醫署，徵詢意見，一俟得覆後，即可分配並公佈。又云出錢出力非此一次，必須繼續不斷的出錢出力，始能作政府抗戰之有力後盾，復以斯巴達婦女於丈夫出征時之壯語，「願凱旋攜盾牌歸，不然，也盼盾牌負成仁之屍體歸來」示範，希望全中國兒女全要在抗戰中鍛

鍊出此種忠貞精神。末後向參加公演及歌舞「中國萬歲」，情況至爲熱烈，昨日臨時購榮此特增兩個座位，由黎莉莉朱嘉蒂兩女士逐本報大公劇團係草創時期，此次公演，報實無以伸謝，謹祝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同心國領土之日，「中國萬歲」之呼聲將響徹雲霄

觀「中國萬歲」公演感賦

豈是尋常戲。等閒莫作觀。寇讐深似海時。獻身衛家國。的是好男兒。惟恐中志彌堅。燃燒革命火。蹈平富士山。中慨自日寇侵凌抗戰將近經年所賴我前敵將士觀於貴報所公演之「中國萬歲」則國家之不亡

二、大公報社評

一、我們的感奮！

本報爲救護傷兵的公演，于昨晚開幕。就演劇的成績說，不能算是成功，最使我們感奮的是觀衆的共鳴。

我們早聲明過，這次公演不是演劇，而是擁護抗戰尊敬傷兵的集會，這在昨晚的公演時完全證實了。我們的抗戰經過十一個月，國家經過極大艱難，戰士洒了巨量熱血，人民遭受無限犧牲，這一切的代價，都爲的是換取抗戰的勝利及民族的解放。現在我們的抗戰已走到勝利中途，要達到最後的勝利，自然還要經過更大的艱難，傾洒更多的熱血，遭受更巨量的犧牲。中國人都有不做奴隸的志氣，都有抗戰的決心，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郭沫若先生特別指出這集會是慶祝勝利，大家都這樣意識着，所以當他高呼「慶祝抗戰勝利！」時，全場一致熱烈的響應。艾沙先生所領導的新疆歌舞團，是中華民族大團結的象徵，尤其是他的話使中華民族兒女的心團結成鋼鐵一樣的堅強。中華民族的團結，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先天條件，也在這個集會中表現出來了，熱烈興奮！籠罩了全會場，當周小燕女士歌唱「中國不會亡」時，大家都這樣的堅信着；她唱的



一一，敬致謝意！

本報的救傷公演，昨晚圓滿閉幕。這是參加表演，指導，協助的諸君的辛勞及各界觀衆的熱情所交織成的結果，我們爲此敬致謝意！

這次公演，共演了四天七場，除了白天的三場高價座券畧有空額外，大致都是滿座，並且有許多人不買不到座券而不能臨觀的，這是我們籌備不週，又因爲演員及參加表演的諸君太過辛勞不能續演，應該特致歉意！

我們早聲明過，公演的全部收入都作爲救護傷兵之用。券價收入的細賬迄昨晚尙未結算清楚，大畧估計，約得國幣一萬二千餘元。這些錢都是武漢各界人士貢獻給我們負傷戰士的，我們決定把它全部用在武漢各傷兵醫院。至於如何分配，我們已函請軍醫署指示意見，日內必有答覆，我們即遵照辦理。至於這次公演的用費，約需國幣三千餘元，這完全由本報捐助，不動券價的分文。一切詳賬及分配的情形，俟辦理清楚，當在本報詳佈。

這成績，是參加表演，指導，協助的諸君及各界觀衆的熱情交織成的，我們不過稍盡微勞。這成績，我們相信將給負傷戰士減少些痛苦，給我們出力出錢的人增加些慰安。看這四天公演的經過，我們相信，所收穫的絕不止上述的那一些，在精神上更有大的

收穫。我
們應分嘗
他們，繼
且要前仆
續掬。中
一定能夠

斯巴

是「馬革
萬歲」，
繼續與敵
死，我們
江上犯，
前仆後繼

五、劇中人物描述

一、羅啓戈

唐寶心

當我們排練「中國萬歲」的時候，有很多角色的個性在編劇，導演，以及演員的認識上，解釋上，各有不同，自然最後我們是採用導演的了解和指導而演出的。可是，也有一些角色的個性是定型的，大家的了解都一樣，羅啓戈是其中之一。

羅啓戈是一個平凡的人物，所謂平凡，是說我們可以在很多地方遇見他，不一定在淪陷後的天津。生活於今日之中國，即令不能擺脫小市民的生活，却不能抑制住因客觀環境刺激而生的民族意識。前進的意識與落在意識後面的生活，必然發生鬥爭，我們說羅啓戈是一個平凡的人物，就是因為他與好多別人一樣有着這種內心的矛盾。我們甚至相信，那些被罵為沒有民族意識的「漢奸」也有過很短暫的內心矛盾；不過，他們主觀地低估這種崇高的意識而已，並不是絕對沒有。羅啓戈同他們不一樣的地方是他最終勇敢地剋服了他的「羅曼蒂克氣息」。

會不會因為羅啓戈這種勇氣我們說他不平凡呢？回答自然是不會，這要感謝日本軍閥給我們的教訓，正如我們在本月十四日的廣告上所說，「暢快的吐露了十幾年來壓積在每個中國人心頭的苦悶，哀怨，憤怒。」中國沒有個人英雄，但是每一個城鄉都有着羅啓戈這樣的角色。

二、我與鄧娣安

舒繡紋

我以為一個演員的成功與失敗，演技倒在次，主要的是在其能否把握劇中人的個性，以及把握劇中人的個性成份的多少問題，來判斷一個演員的成功與失敗！

對於鄧娣安這個人的個性，我個人的了解是這樣的：她是一個十足的家庭主婦，一個「好婦人」，一個「好妻子」；她愛他的丈夫，她每天總是替自己設想，如何才能使家庭美滿，如何才能使丈夫安適愉快！她總想他們兩個人永遠沉醉在美麗歡娛的空氣當中，可是這是可能的嗎？不可能的，這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粉紅色的夢罷了！抗戰的巨流覺醒了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她自然也不會例外，因了他丈夫的轉變，由一個十足的都市少奶奶而改變成一個英勇的抗敵鬥士的救護者！這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多方面的原因在，比如：他們夫婦當中情感的破裂，他親眼看見和他丈夫在一起的同志的被捕，以及最後他丈夫的死！（這是一個有力的刺激）使他毫不胆怯的走上了前線拿起了槍桿，和敵人作英勇搏鬥。可是想聲明的，因為我自己並不是一個少奶奶，也沒有過過那種優裕的少奶奶的生活，因此對於娣安這個人的個性把握問題，使我自己非常的耽心，爲了這一點，我曾經幾次的設法和一些類似娣安這種個性的朋友去接近，好使我有個參考，至於我在這一次演出中，究竟能夠對這個個性，把握到什麼程度，那是有待於高明的指示了。

六、祝「中國萬歲」的成功

陽翰笙

「中國萬歲」，很現實的反映了敵人的殘暴與酷虐，反映了我們中國人民鬥爭的堅決和英勇，在此國家民族最危迫的關頭，她爲我們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青年——指示出一條救亡的道路，她要我們應該起來幹什麼？怎樣幹？

像這樣有着積極性的主題的作品，確是值得我們一看的。

我在這兒預祝「中國萬歲」的成功，因爲這，不僅在戲劇藝術上，我們將得到一個新的收穫，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曾有千千萬萬的受傷戰士，將因此劇演出的成功，而能得到大量醫藥的補充，可以減去無窮的痛苦，以至於得救。

自己也是一個幹戲劇運動的人，是很知道一個大戲的演出，會要吃着一些什麼樣的「苦頭」的，因此，對於這次以無比的熱忱，捐了很大的資力來主持這次演出的大公報諸先生及參加這次工作的各同志，我還要在這兒表示我的敬意。

題贈中國萬歲

雷鳴

正是

煙遍地時

東南處處望旌旂

鶯花合共文山魄

化作啼鶯唱血詩

七、中國萬歲

中國萬歲，是「一部調和了脂粉和血肉寫成的偉大悲壯動人的吐露了十幾年來壓積在各個中國人心頭的苦悶，哀怨和憤怒！看看明白在抗戰中的祖國底真像。」

這不是廣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在銳感的藝術家的心靈裏，面的「苦悶，哀怨和憤怒後，」不單能夠表明了真像，更能預指出了英國作家威爾斯在一九三三年的著作上（書名可譯為悲慘的未來）必須首向中國開戰。他幻想着一九三五年日本佔領了中國的北平和偽組織，更在我國軍民的激烈抵抗下，進軍中原，以二百萬大兵，三方面衝向漢口，打算要征服中國全部。但是中國人民愛國心切，越來越猛。日本軍隊因感受糧食缺乏，且受各地出沒無常的中國游到疲憊，同時，勇敢的中國空軍却開始更猛烈的向日本攻擊。最後萬大軍退到南京，只剩了十萬，威氏認為這種情形實在和拿破崙

一樣。

這位友邦作者的偉大理想，已將逐步地成爲事實，我們粉碎敵人的計劃即可實現，我們全國人民將承認威氏的猜測是科學的偉大的預言了。

「中國萬歲」的作者也是同樣的在作着科學的偉大的預言，他是用更藝術的技巧在表現同樣的史蹟。在本劇裏，他指出了中國兒女們都是怎樣地拋掉自己的生命而爲救祖國犧牲，一切爲了「中國萬歲」！

威氏的作品裏告訴我們中國一定會勝利，而這個劇本裏，作者更告訴了我們中國爲什麼會勝利。

因此，我們讚美中國萬歲！推重中國萬歲！希望本劇能鼓勵觀衆，學習「中國萬歲」的犧牲精神！

題「中國萬歲」

詹勵吾

正是鬚眉報國時，
殲仇到處樹旌旂；
成仁不讓賢夫婿，
兩億娘兒大可師。

八、簡單說來

應雲衛

這一次「中國萬歲」的演出，我雖然是在百忙中——正在拍攝「八百壯士」並兼着其他的職務——可是却很興奮地願意參加工作。主要的動機倒不僅是因為我和唐納兄私人的情感，乃是因為這次公演的意義，爲了「救護傷兵」。誰都知道，我們在後方多救護一個負傷流血的士兵，前方就多增加一個英勇而有經驗的殺敵鬥士，也可以說是加強一份抗敵的力量，這種重要的工作，在後方的我們，是應該毫無疑義的擔負起來的。誰都知道，我們現在還能夠安居在後方，我們的生命財產一切還能有保障，不是前線無數萬英勇的弟兄在流血拚命所換來的嗎？

然而很抱歉的是，終於因爲時間的關係，我不會在這次公演中多盡一些力，導演工作可以說是由凌鶴兄擔負的，舞台方面呢，也因爲種種原因離開我們的理想還遠。不過比較自己可以告慰的是，我們總盡了我們的可能。比如第三幕的外景相當困難，但是因爲我的伙伴們的努力，在二天的夜工中把它解決了。這並非就是說我們成功了，正相反，因爲時間的倉促，存在着很多的缺點，這是要誠懇地希望賢明的觀衆給我嚴正的指示的。

九、輕而易舉的武器

史東山

徐州突圍回來的朋友們，都談起了戰區民衆動員還是不夠，太不夠。

朋友們除了對於某種人，爲避免磨擦，不願多說，而僅隱約吐露出些牢騷之外，對於宣傳工作，也致了很大的期望。因之，新的戲劇團體的胚生，是最使人感到興奮的。而興奮的人中，我想，是莫過於我。我是個電影人，但是，最近對於這件笨重的武器，實在沒有勇氣再去運用牠了。大家看見：我跟隨了很多朋友跑得最快，也最起勁地想去運用牠，並且已經拿出了我們可以拿得出的氣力，但是實際的結果，還是沒有運用起來，因爲這件所謂笨重的武器，是需要各種人物共同致力才能運用得起來，如果，一方面的人在努力，而另一方面的人雖然似乎也有所動作，而實際却用力用在另一方面，那還是不行的。

今後，這件笨重的武器的前途，看來是必然會更艱難了，以致使我對他漸漸感覺絕望，而幾次三番地想跟着朋友們去運用一件比較輕而易舉的武器——戲劇。

上面的話，雖然是些個人對於某一件事的感想，但是說來可以使大家今後更注意這件所謂輕而易舉的武器，等於當時按戰局之需要來鼓動游擊戰一樣，也就不算廢話了。

「中國萬歲」

國防三幕劇

唐納

時：一九三八年早春

地：天津法租界

景：一間普通的臥室，在二樓，左側有一排窗，窗下是很清靜的街道，左側樓梯，室內佈置很雅緻。

人：羅啓戈 二十五六歲

鄧娣安 二十一歲

孫鳳倩

張文奎

李濤

王媽

幕啓時，室內寂靜，張及孫各坐沙發上翻閱書報，不久，鐘鳴五下。
張：（放下書報）呵呀，已經五點了，王媽剛才說娣安什麼時候回來？

孫：王媽說是五點鐘回來嚟。

張：那麼現在不是五點了麼？怎麼她還不回來呢？

孫：我想她就快回來了。

張：如果她不回來，怎麼辦？

孫：娣安不是關照了王媽，如果有客人來，就讓我們進來等她的嗎？

張：那可說不定，關照是關照，也許她臨時又有什麼事情呢？而且她——

孫：不會的，如果她萬一有事，不能回來，她會打電話回來告訴王媽的，我很相信娣安，她是從來不在朋友面前失信的。

（電話响）

張：那準是她打電話回來了。

（王媽接電話，「喂，呵，不是，你打錯了！」）

張：（悻悻地）那我可不管，再等她十五分鐘不來，我們就是！

孫：你這樣急幹嗎？

張：不是我急呵，你想我們要是去遲了，錯過那第一個音樂，那豈不掃興？

孫：我總不覺得小總會茶舞的第一個音樂怎麼樣了不起！

張： 噢，這不是事實麼？小總會茶舞的第一個音樂是有名的呵！那 1 2 1 5 3，2 1 3 2 1，1 6 5 1 3——（興奮地擺出舞姿）不夠興奮？不夠興奮？

孫： （微笑）好，當然不能說不好，可是也不像你那樣形容的了不起呵！

張： 你這個小鬼，瞧，你那一股鬢熱勁鬼，我說好，你偏不肯承認，可是又不能說不好！

孫： （撒嬌）呃，我是要跟你鬧整扭囉！

張： 真的？（走前）

孫： 爲什麼不真？

張： 真的！

孫： 爲什麼不真？

（門突然開了進來了鄧娣安，手中捧了一束鮮花）

鄧： 呵約，真對不起，害你們等久了，王媽告訴我，你們四點半就來了，是不是？

張： 是的，蜜斯鄧，你該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呵！

孫： 娣安，你上那兒去了？幹嗎還買了這許多花？

鄧： 不錯，我記得今天是星期六。可是你們知道今天是我的什麼日子麼？鳳倩，你知

道我爲什麼買這許多花？你們猜！

張：今天是你的生日。

鄧：不是。

張：是密斯脫羅的生日，

鄧：不是，

孫：今天——三月十五日——呵，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鄧：你說吧，今天是我的什麼日子？

孫：今天是你跟羅啓戈結婚的一週紀念日。

張：對了，你們不是去年三月十五日在杭州結婚的麼，我記得比我們結婚早三個月另

六天。

鄧：（微笑）給你猜着啦。

張：呵，那末我們忘了送禮啦。

鄧：這有什麼送禮的，你可別弄錯了，這是我們的結婚後的一週年，又不是重新結婚，可是你們來得正好，我們約了很多好朋友今天在家裡吃飯，你們等吃了飯再走！

孫：我幹麼在這兒吃飯？你又不曾請我。

鄧：呵，小姐，我還沒有生你的氣，你到先生我的氣來了？還說我不請你，你說我上那裡去請你們去，我今天一早打電話給你，那裡知道你們已經搬走了，我問他搬了幾天，他們已經有三四天了，嘿，你們搬家連告訴我一聲都不告訴，這可氣人不氣人？

孫：不是不告訴你，連所有的朋友，都還沒有知道呢？實在我們搬得太倉促了，我們是在搬家的前一個晚上臨時決定的。

鄧：得啦，得啦，我們二人的帳回頭再算，總而言之，我要你們今天在這兒吃了晚飯去，

張：不，蜜斯鄧，今天是禮拜六，我們本來特地來請你上小總會茶舞去的。

鄧：今天是我的生命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不預備出去，同時我請求你們也不要去了，一會兒啓戈就要回來，七點左右，李先生，李太太，陸小組——就都要來了，我們吃完了飯，如果高興，我們就開留聲機在這兒跳好不好？

張：不，我還約了好幾個朋友在小總會等我，呵，現在已經五點二十分，音樂就快開始了，風情我們去吧！

鄧：不，不要走，

孫：他真是約了好幾個朋友在小總會等我們，好不好，這樣好了，我們去一會兒再來。

張：對，我們去一會兒再來。

鄧：好吧，那麼我等你們。

孫：等可不要等，你們先吃起飯來好。

鄧：嘿，好狡猾的傢伙。

孫：真是，娣安，你不相信嗎？今天是你結婚一週紀念日，我會不來的麼，我用人格保證，回頭一定來。

張：一定來，一定來。

鄧：那就好，最好六點半以前來。

張：好，回頭見。

鄧：好，回頭見。六點半鐘見，我可不送了。

張：用不到送，用不到送。（張孫出）

（鄧返身很敏捷地整理室內一切，俄頃，鄧開門叫女僕）

鄧：王媽，王媽，（王媽在外應聲）啤酒送來了沒有？怎麼？送來了，送來幾瓶？十二瓶？那不够，你去叫他們再送十二瓶來，聽見了沒有（關門），鄧重復整理東西，一會兒檢到貼相片簿，很親切地翻閱着，俄頃，叩門聲）

鄧：進來，

（李濤走進）

鄧：是李先生，請坐。

李：啓戈還沒有回來？（輕快）

鄧：是的，他還沒有回來。

李：他大概幾點鐘才能回來！（急）

鄧：他說五點多要到一個朋友那兒去，大概六點多鐘才能回來，有什麼要緊事麼？

李：他回來的時候，請你跟他說，老馮要他就到三十二號路永慶里去，有很要緊的事要他來商量，這裏帶來老馮給他的一封信（李來取出信給鄧）。（輕快）

鄧：好，等他回來時我交給他。

李：無論如何得請他馬上就來呵！我走了。

鄧：再坐一會兒好了。

李： 不了，再見。（李出）

（鄧把信放在桌上，愉快的情緒消失了，開始在室中徘徊，漸漸迅速地把信拆開，逐漸內心矛盾深刻起來，坐立不安。）

鄧： 我不能太自私，爲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我應該犧牲我自己，讓啓戈馬上就去……呵，不，我不能讓他去，今天是我們結婚的一週年，這是一年中僅有的一天，應該讓我們快活一下，何況已經約了許多朋友？……

鄧很迅速地把信藏起來？漸漸重又恢復了愉快，再行整理一切）

（王媽入）

王： 太太，啤酒馬上就送來，

鄧： 好了。

（王媽欲出）

鄧： 鷄熟了沒有？

王： 熟了。

鄧： 嫩的魚，好了麼？

王： 好是好了，不過還沒有拿下來。

鄧： 如果已經好了得趕快拿下來，回頭吃的時候再燉。

王： 是。

鄧： 烤鴨呢？

王： 都好了。

鄧： 好，現在已經五點半了，你下去把溜白菜下鍋吧。

（王媽欲出）

鄧： 呵，啤酒你要冰的沒有？

王： 哎呀！忘了，我沒有講。

鄧： 你看，那這樣送來的時候，如果不是冰的。你叫他們退回去，拿冰的來。

王： 是，是，（王媽出）

（鄧繼續整理，電話鈴响）

王： （在外室）喂，是的，是羅公館，少奶奶麼？在家，你們那裡，呵，請等一等。
入）少奶奶，李小姐來電話。

（鄧出）

鄧： 是清芬嗎？我是婣安呵！怎麼，呵，徐之斌也在你那兒？那好極了，請他一道到

這兒來，當然歡迎。你要是過了七點鐘來，我就不招待，……哈，哈，哈，餘興，有，有，有，有張德仁的 Violin Solo 獨奏，有吳凱的 Piano Solo 有跳舞，有多得很呢！——怎麼要我報告一年來的同居生活的情形？哈！我早已經準備好了。啓戈麼？他一會兒就回來，好，回頭見，一定要在七點鐘以前來呵，好，再會，（擲入室）

（鄧更衣）（年紅燈亮了）

（鐘鳴六下，鄧點燭台上紅燭，羅啓戈入，鄧反身見，急趨羅前）

鄧：啓戈，你回來了？我還以為你要六點半鐘才回來呢。

羅：我從行里出來，就到老馮那兒去，那知道他不在家，所以我就留了個條子，回家來了。

鄧：好極了，我真希望你能儘早點回來呢。

（擁抱羅）

羅：怎麼樣？菜都預備好了麼？

鄧：都預備好了，不過今天客人到的一定不少呢！

羅：怎麼啦，你又通知那幾個？

鄧：不是我去通知的，都是碰上的，像孫鳳情和他的愛人，方才到此地來，我就告訴他們，要他們晚上來吃飯。……啓戈，人多一些，不是更可以熱鬧一點麼？

羅：能够更熱鬧一點固然是好，可是——

鄧：怎麼？啓戈，你難道不願意今天在家裡多熱鬧一點兒麼？

羅：不是，姊安，我要不願意，那在前天你主張請客的時候，我就可以反對呵，不過因為剛才我沒有看到老馮，但是我今天非找到他不可，有要緊的事，要跟他商量，如果我們家里人一多，大家都喜歡多熱鬧一會兒，客人不走，我作主人的就不能先走，何況很多是你的朋友，我更不能先走……可是老馮愈到夜深就愈難找到他這個人。

鄧：真有要緊的事，今天非找到他不可嗎？（萬分溫柔）不，啓戈，今天是我們生命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天，你，我請求你，啓戈，今天不要再出去了，就在家裡多耽一下吧，明天一清早去找不是一樣的嗎？

羅：（猶疑的）——

鄧：不，啓戈，我請求你——我請求你（撒嬌）

羅：（動搖）好，回頭再說吧，也許老馮今天會早一點回去，看見了我的條子，他就會

到我家裡來的。

鄧：（欣喜地）對了，我相信他一定會來找你的，啓戈，你看我送你一樣東西。（急忙從抽屜中取出一個小匣來。）啓戈，你猜是什麼東西？

羅：是一個口琴，——

鄧：不是，再猜。

羅：不猜了！

鄧：不猜，我就不給你，

羅：好，你不給我，我也不給你。

鄧：那末這樣好了，你再猜一次，你要是猜不着東西還是給你，不過得讓我打二十下手心。

羅：可是，我給你的東西呢？

鄧：那我也猜呀！

羅：好，就這樣辦，你要是三次都猜不着，也得讓我打二十下手心。

鄧：那我不來，那我不來。

羅：那你要這末樣！

鄧： 這樣，你輸了我打你二十下，要是我輸了你就打我五下。

羅： 真！豈有此理，那簡直是不平等條約。

鄧： 不啊！你知道，我是這麼也打不痛你的，你的手打起來可真重。

羅： 哈哈，你這個小壞東西，好吧，就這樣吧，男人總得讓女人占點便宜！

鄧： 好，那末你再猜，可是你得知道就祇一次了！

羅： 那你告訴我，這東西是關於那一方面有用的？

鄧： 唔，——大概和文化方面。

羅： 呵，是一枝自來水筆。

鄧： (笑)對了，你不是早想托人到香港去買一枝真空管的鋼筆麼？

(取筆還給羅啓戈收起)

羅： 好，現在讓你猜了，還是這樣，我早想買給你的東西。

鄧： 一隻手鏢？

羅： 不是。

鄧： 一件衣料？

羅： 不是，也是是文化方面的，而且我曾經把這兩本書的名字告訴過你的。

鄧：哈，不用猜了，你已經告訴了我，那是兩本書。

羅：呵，哈哈，該死，該死，可是你得猜這兩本書是什麼名字？

鄧：我記得。

羅：你記得？

鄧：怎麼記不得？

羅：我才不相信，

鄧：你不相信？

羅：不相信，

鄧：好，一本是什麼婦女，一本是——

羅：哈哈，可不記得了吧？

鄧：你這樣心急，我就不說了（撒嬌）

羅：好，好，我不好，你說吧，我等着你。

鄧：一本是叫什麼婦女，一本是叫什麼四十——對了，四十一——

羅：哈，祇對了一半，（取出書來）這本是柯崙泰的新婦女，這本就是蘇聯有名的小說

「第四十一」我希望你能夠馬上就開始看。

鄧：好，我明天就開始看：

羅：你真的肯誠懇地答應我嗎？

鄧：爲什麼不真？

羅：你真的了解我送這兩本書的意義嗎？

鄧：爲什麼不真？啓戈，你信任我！

羅：那好極了，娣安！（兩人擁抱）

（鄧輕輕地哼着 Sweet Heart, Sweet Heart, ——漸漸羅也開始附和起來——歌奏一遍，鄧趨至書架前）

鄧：啓戈，你看我把我們初戀的時候的照片拿出來，（取照相八張交羅。）

羅：呵，好久沒有看見它了，現在看起來，真有無限的感慨！

鄧：是的，那個時候，我們還在初戀，還沒有結婚，而現在，我們都已結婚了三百六十多天了，唉，真是時間過得太快了！

羅：到不僅是時間快不快，你看這幾張是我們去年在杭州西湖跟六和塔下拍的，這幾張在南京中山陵，這幾張是在嘉興烟雨樓，這幾張是在上海麥克利克路，這幾張是在北平北海和頤和園，然而現在這些值得我們紀念和留戀的地方，給都日本強

盜搶去了，那些可戀愛的名跡，那些可愛的民衆——呵，可惡的日本強盜，你殺害了我們多少人們，侵占了我們多少土地呵！

鄧：（感動地）啓戈，我一定會努力，不使你失望的，

羅： 娣安——

（叩門聲，李走入）

李： 喂，老羅，你已經回來了，那爲什麼不馬上就來？（責備口吻）

羅： 上那兒去？

李： 咦，我到老馮約你的地方去呀！（奇怪）

羅： 咦，我剛才去找老馮，老馮不在家，怎麼他約了我呢？幹麼？今天開會？

李： 咦，我特地來通知你的，今天晚上有要緊的事情要商量，現在他們人都到了，只有你還沒有來，所以他們要我再來看你一趟。

羅： 咦，我是一點都不知道哩，你什麼時候通知我了？

李： 咦，你不知道，我剛才來過這裏，你還沒有回家，我就跟你太太說了，（責備）我還交給她老馮給你的信，請她等你一回家馬上到永慶里去。

（羅返身看鄧，鄧萬分羞恥）

羅：好，你先去，我馬上就來，

李：好吧，但可別像過去那樣馬虎，你知道人家都在那裏等你的報告呢？

羅：我一會馬上來！（李倖倖出）

羅：娣安，你——

鄧：呵，啓戈請你饒恕我是我作錯了，因為我想今天是我們結婚的一週年，是一個很難得的日子，我想讓我們兩個很愉快的，很甜蜜地在家裏度過這一天，所以我沒有把李先生要你去的話告訴你，啓戈，請你饒恕我！

羅：——（氣憤的沉默）

鄧：啊，啓戈——

羅：

鄧：啓戈，請你原諒我，請你原諒我，

羅：（沉默了一會）老馮給我的那封信呢？

（鄧默然的地取出信來，羅看到信已拆過了）

羅：娣安，是你拆了我的信，

鄧：啊，啓戈（羅急忙看信）

羅：（氣憤地）哼，娣安，想不到你竟會自私到這樣地步，今天我要不看這封信，今天我
我要不去開會，你知道要耽誤多少事情？耽誤我多少工作，娣安你并且不知道我
做的工作不是什麼無耻沒有意義的，而是抗日救國的工作，而且你不是說過你決
不妨害我的工作麼？

鄧：可是你並沒有反對在今天來個小小的慶祝啊？

羅：可是我並沒有反對，我不是跟你說過個人的事情不值得怎樣重視的麼，我們真要
慶祝我們結婚一週年是應該等我們軍隊收復北平收復南京收復這里之後再來慶祝
的。

鄧：那你爲什麼後來又答應了呢？

羅：那是因爲我看到你特別高興特別愉快我——我不願意來掃你的興。

鄧：不願意來掃我的興，好像責任完全應該讓我一個人負起來似的，你又不記得上個
月你要到真光去看「七重天」，我說你不是要去開會的嗎？你說看完戲去還來得及
，遲去一點沒有什麼關係，你不記得在正月裏你不知爲什麼一時忽然高興起來要
陪你到杏花樓去吃燒頭尾，跟清燉鯽魚，在根兒把老馮約你在小英家裏談話都忘
了麼？

羅：（羞忿交併）可是以前的事是以前的事，現在是現在，你爲了自己的利益，不僅妨害了我的工作，而且妨害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你太自私。

鄧：你不自私，呵！夠了！夠了！（悲痛地伏桌上）

羅：後悔地，娣安，我——我——是我錯了，我——我今晚不出去了，好不好？娣安——

鄧：（笑）真的嗎？

羅：爲什麼不真？

鄧：（喜極擁羅）呵！啓戈——你叫我一聲娣安！

（倆人擁抱）電話鈴忽响，王媽接電話！「喂！是的，你們那裡？是倪先生——請等一會兒」。

羅：李先生？呵，是李濤，是李濤打電話來催我了！呵，他們都在那裡等我去，等我
去報告銀行了。欠聯誼會的工作，呵！我得馬上就去。（羅急步奔出）

鄧：啓戈，——（王媽入）

王：倪先生來電話。

鄧：倪先生，告他不在家。（王媽出）

（鄧痛苦地走至窓邊，仰望着蒼空，（王媽入）

王：少奶奶張先生張太太楊小姐徐先生都來了。

鄧：

你去跟他們說，我因臨時生急病，已經上醫院去了，很對不起，祇能改天請他們了，如果再有別個客人來，你都這樣告訴他們。

王：

可是。——（莫明其妙）奶奶地不少是叫了兩桌菜，還——

鄧：

別嚕嚇了，你就跟他們這樣說得了，聽見了沒有？

（王媽很詫異地，但是又不能不聽從他唯唯走出）

（鄧顯得很懊惱，很痛苦，在室內徘徊着，最後終于把整個身子投倒在床上，開始啜泣了起來）

——幕落——

「中國萬歲」第二幕

唐納

時：離前幕五天後

地：同前

景：樓上，兩間房子，右間很狹窄，同時很黑暗，室內有油印機一架是印宣傳品的地方。左間比較寬暢，佈置成一間很精緻的會客室兼臥室。

人：

✓ 老馮	✓ 小王	✓ 趙母	李疇
✓ 小朱	✓ 老潘	✓ 阿萍	✓ 沈文珍
✓ 小張	✓ 阿龔	✓ 小林	✓ 阿徐
老劉	羅啓	鄧娣安	老許
✓ 小楊	✓ 老鍾	日軍官一人	老潘
日兵四人	包探二人		

幕啓時，右室內一盞燈，很陰暗，正在印刷繕寫，左室內，老馮，趙母，老鍾，老李，

阿徐，老許，老劉

在外巡風

小張：我同意剛去

這三個月來

老李：在我個人以

麼不夠深了

年來的貼單

好，但我們

觀衆發生思

合起來，生

畧的原故

容易收効

一個更具體

國主義，就

對象來決定

阿萍：我完全同意。

小林：我也贊成。

老馮：我想剛才李同志所發表的寶貴的意見，大家在原則上是不會反對的，現在因為

時間的關係，不容許我們作更詳細的討論，好在老李同志也是負責傳工作責任的，所以我主張請老李同志小王同志共同起草一個詳細的工作計劃，在我們下一次常會中通過後，就切實執行好了，各位的意見如何？

衆：贊成。贊成。

老馮：好，沒有反對，就作為通過，還有什麼臨時動議沒有？

小林：主席，我想發表一點意見，就是關於自我批判的問題，過去每次會議都是因為重要的議案太多，占去了會議很長的時間，因此就沒有留更充分的時間來作自我批判，長此發展下去是很不好的，自我批判是必需我們會議中最重要的議程之一，如果在這次會議時沒有充分的時間，我們應該另行規定一個時間來專門作自我批判，在我認為自我批判是最重要的，沒有嚴正自我批判，不僅不會使我們進步，而且會使我們走上錯誤的路。

老李：我除了完全同志小林的意見之外，我還想補充幾句話，最近一個月中間，我們

有極少數的同志犯了錯誤的，有了「個人英雄主義」的傾向，另一個則始終不能擺脫他的「浪漫蒂克」的氣息，這樣發展下去，不僅影响到我們抗日的工作，而且一定會影响到我們組織的前途，我們必需以同志間的真誠，親切和摯情來執行自我批判，來糾正同志間的錯誤，使我們抗日的組織能够永遠保持着健全的狀態。

趙母：

這個話是不錯的，我起初不懂得什麼叫做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管換那一個朝代，祇管繳繙納稅就是了，我呢，相信菩薩一定會保佑我的，可是我的兒子，從學校裏回到家中來以後，就天天跟我說日本軍閥是怎麼可惡，還說我雖然這樣真心，誠意地相信菩薩，可是，菩薩才不會來保佑你的，後來日本兵到了我們城裡去，我就天天求菩薩保佑，可是不上三天，日本兵開到我們的村子來，把我們的房子燒了，東西搶了，還把我的媳婦兒硬拉去了，就這才想起我兒是對的，所以我一直到現在，就喜歡聽從各位先生的話，我想想二年前我還是個老糊塗，現在我多少也可以為國家出一點力了，那都是各位經常給了我不少的批判，不少的鼓勵的功勞。

老馮：

是的，我們的自我批判不是沒有，而是不夠，有幾個人有個人英雄主義的傾向

，有浪漫蒂克的色彩，剛才李同志沒有報告出名字來，在我感到是不對的，我們同志間不應有所顧慮，我們應當很誠懇地向這位犯了錯誤的人，作忠實的批評或是解釋，我可以先向各位報告的是羅啓戈同志有着極重的浪漫蒂克的氣息，開會常常不遵守時間，工作的態度不嚴肅，不認真，當然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政治認識不足，社學科學知識的膚淺，第二，他是一個很富裕家庭的出身，小市民的劣根性染得太深，再加以他現在的生活環境過着一個富有的甜蜜的小家庭生活，而他的太太是一個十足享受主義者，這是兩個使羅啓戈同志不能更堅決更嚴肅更努力的基本原因，民族解放運動的工作是萬分艱難困苦的，每一個同志都必需堅定地擔負起自身所應負的工作，戰鬥到我們中華民族真正獨立解放的時候，而像羅啓戈同志這樣發展下去，當他遇到一個打擊，一個挫折的時候，是會非常危險，非常動搖，因而影響到我們工作前途的。

請羅啓戈同志自己發表見。

（痛苦地）我——完全接受老馮同志剛才的批評，我完全承認我的認識不夠，工作態度不認真，不堅決，我參加工作的時間是非常短的，各位都知道我是在此

張：
羅：

地淪陷後才加入組織的，我過去對於政治社會科學的知識可以說是一點也不瞭解。我深深感覺到我是在過着兩重的矛盾的生活，有時候精神上感覺到非常痛苦，因此除了請求各位同志能夠經常的給我批評以外，要使我健全起見，我早想辭掉我銀行中的工作要求組織上派我到農村中去，脫離這個都市的環境，這樣，我相信我是會健全工作的。

老馮：

羅啓戈同志能够這樣坦白誠懇地接受批評，這種態度是十分值得稱頌的，至於羅同志要求調到農村去工作，我一定可以在明天的常委會中提出討論，現在我們再來對老沈的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加以嚴正的批評。

（小楊入趨與老馮語）

老馮：

現在我想向各位臨時報告一件很重要的消息，剛才小楊同志得到老方同志從山田野太郎那裏得來的報告，告訴她明天朝晨六時有一小隊日本兵要從海光寺開到門頭溝一定要經過馬鞍山的消息，我們得馬上通知老趙的部隊，同時我們此地也得趕緊指定五個人一同去大勝村通知老張，一面幫老張指揮那邊的民衆，各位的意見怎樣。

衆：

贊成，贊成，

小楊：現在時間已快五點鐘了，如果各位沒有異議的話，得趕快推定五個人到大廳村通知老張去。

老馮：我們現在就來推定吧？

衆：我去，

羅：我也去！

老馮：這樣，願去的請舉手

（有十一隻手舉起）

老馮：呵，有十一個之多，就這樣，不，老劉你不能去，你去了萬一犧牲了，此地無線電工作交給誰呢？老李也不能去，你此地的事情也非常重要的，就這樣，請你們其餘的九位拿抽籤來決定，好麼？

衆：好！贊成。

（老馮取火柴十九根，去五根頭）

老馮：誰抽着有洋火頭的就去，沒有洋火頭的就留在這裏，現在請開始抽！

（衆抽）

甲：我抽到了根有頭的。

乙：倒着霉了，我沒有抽着。

丙：我也沒有！

丁：這麼我們都沒有嗎？

戊：我可抽着了，

老馮：現在請抽着的各位再舉起手來，

（五人舉手）

好了，現在我們就開始工作，現在照過去的例子，先請趙太太，阿萍同志，阿徐同志把手槍十支，手榴彈五十個，駁壳槍二十支運到大勝村去，你們把詳細情形告訴張德魁，要他會同我們這裏去的五個同志先看好地形，然後立刻分配那裏的民衆的工作，在明天早晨準一點鐘以前一切都佈置完畢。

趙母：知道？我們現在就動身吧！

阿萍，小林：行，馬上就走（二人入內室）

老馮：

阿龔，小張，老許，老鍾，沈文珍五位同志，你們都是參加過剗奪得勝門與監獄的，在對日本軍隊作戰，你們的經驗是異常豐富的，我相信你們此去一定成功，一定能把這一小支隊的日本兵全部消滅，不過我想簡單貢獻你們兩個意

見：第一、切不能輕敵，僅是勇敢是不行的，必須在事先精密的佈置好，我盡可能的避免犧牲一個同志，而給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第二，如果我們能俘獲到日本兵的時候，我們絕對要保護他們，因為日本軍閥天天在向他們宣傳中國人是如何殘酷，引起他們對於中國人更深仇恨，然而我們也因此更應當特別待優俘虜，日本士兵是完全受了日本軍閥的麻醉，和欺騙，所以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打倒日本軍閥，我們對於日本人民是不應該仇恨的。

阿龔：
我們很感謝老馮同志給我們寶貴的意見，我們相信一定能够理解而一定能够遵守的。

(五人入) (趙母，阿萍，阿徐改裝化裝而出，趙母提菜籃，阿萍提包裹，小林背書包)

阿萍：小王，那五十箱子彈還在大勝村的永定河邊嗎？

小王：還在那永定河邊的第三座石橋下，從我們走了後，就沒有人動過。

阿萍：張德魁也知道嗎？

小王：他當然知道，就在左邊的第三顆楊柳樹下面。

阿萍：那好極了。

小王：你們走過東車站時可不要一起走呵！

趙母：哈哈，小王，謝謝你的好意，你可以放心，我們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危險了，今天這點小事情，包在我這個老太婆的身上，一定不會出亂子。

（衆笑，一個同志叫了出來，趙老太太萬歲）

趙母：哈哈，謝謝時候不早了，我們該趕快走了，能夠讓他們多一點的時間準備更好。

老馮：對了，老太太，你要他們趕緊準備，無論如何，要在明天早晨一點鐘以前佈置完畢。

趙母：好的，好的。

阿萍：阿徐：好，各位同志勝利歸來。

衆：慶祝趙老太太阿萍同志阿徐同志勝利歸來。（三人出門）（五人化裝自室內出）

老馮：好，裝都化好了嗎？你們也得趕快走了。

阿龔：小王，大勝村的一張地圖呢？

小王：呵，不在那個高架上麼？

阿龔：不在呵！

小王：我找去。（小王入）

娣安慌慌張張的衝進門來，見啓戈急趨前攙他，

娣安：啓戈……

啓戈：什麼事？你說！

娣安：剛才……日本……兵……帶了好些包探巡捕……到我們家去……要……抓你……

……

啓戈：什麼時候？

娣安：是的，剛才……

老馮：就是剛才，你就等他們走了以後馬上就到此地來？

娣安：是的，他們問我你上那兒去了？我說他在行里還沒有回來，他們在房里搜了一

下，拿去了好幾本書就走了，我等他們一出去，就趕快跑到這兒來了。

老馮：糟糕了！你怎麼好等他們一走就到這兒來了，他們一定會留幾個人跟你……

羅：（驚悟）該死，娣安，你……（羅推開鄧，欲出門，門外衝進小朱）

小朱：不好了，四十幾個日兵限二十多個包探在我們附近絕斷了交通，還開來三部裝

甲的大卡車，一定是我們這兒給他們發現了。

羅：你看，好，你看你要害我們多少人，

鄧：我……我不知道……（哭）

老馮：快！現在不是哭的時候，我們得趕快設法補救，快！各位同志到里面去，你們

四個已化裝了，留在外邊打牌，還有文珍你在旁邊看打牌。

（佈置屋內畢，衆進入內室，四人拿出牌來開始打牌，文珍將進內室的門縫鎖好，幷放茶几沙發於門前，然後坐下看打牌。）

（俄頃皮鞋聲大作，一日軍官，一日兵，二華探衝門而入）

華探乙 站起來，把手舉起來。（五人站起，舉手）

沈：（裝作小孩樣）……我……我怕……

龔：什……什麼……事？

日軍官：沒有什麼，我們來看看有沒有抗日份子！（對探）這個女的是不是你剛才跟的那一個？

華探甲：（細視沈）——噢——不是那個。

阿張：老爺，他是我的老婆，我們兩個住在這裏的，今天我約了這三個朋友到家來打小牌玩的。

日軍官：（看四週）搜他們的身上（對其餘）搜，這個房間裏的東西！

日兵，探，遵命搜查，那通小屋的門，他們注意了一下，但是沒有發現）

華探乙：你們這裏還有小房間嗎？

張：有，在扶梯旁邊有一間小亭子間，那是我們女傭人住的，樓上有一間前樓，那

是海關上姓張的住的，樓下……

華探乙：好了，不用講了。

日軍官：你們——看見有一個——穿白旗袍燙髮的女人進來沒有？

張：沒有，老爺，我們下午三點鐘從辦公的地方出來，就在家裏打牌，一直就沒有

人來過。

日軍官：你們在那裏辦公？

張：在大阪銀行當計會。

日軍官：你呢？

龔：我們二個在法國來福洋行堆棧裏當出納。（指小鍾）

許：我在天津市政府。

日軍官：你呢？

沈：（裝得很害羞）

日軍官：怎麼，不說話呢？

沈：（低頭）——

日軍官：咦，難道你怕我吃掉了你吧？你說，你是什麼人？

沈：剛才不是我丈夫告訴你了嗎？

日軍官：你的丈夫，你的丈夫是誰呀？

沈：是他，

日軍官：哈！你爲什麼不早說呢？

沈——

日軍官：（對日兵探）搜到了什麼沒有？

衆兵：報告隊長，沒有搜到什麼。

探：報告隊長，這裏有一枝鴉片煙槍一盞煙燈還有煙土一罐？

日軍官：鴉片烟是誰抽的？

張：報告隊長，是我跟內人在發胃氣病的時候抽抽的，哈哈——

日軍官：好！現在把他們帶走。

張： 啊老爺——

探甲： 怕什麼，你們一定沒有什麼關係，明天找個保就可以放出來的。

沈： 那麼今天晚上睡在那兒呢？

探乙： 那我們都不知道了嘻嘻，

日軍官： 快走！快走！

沈： 不，阿張我們不是今天晚上還有事麼？

張： 老爺，我們沒有錯呀？爲什麼要走呢？

日軍官： 誰跟你講理，走！

（猛擰張臉，忍住萬分憤怒）

沈： 阿張——你——

張： 好吧，走就走。

（衆被押出）

日軍官： 樓上怎麼樣？

聲： ×××××（日文）

日軍官： ×××××（日文）

(皮鞋聲漸遠內室衆人都鬆了一口氣)

(室內靜寂)

小朱：
(輕輕地)好好都走了！(開旁門)

(衆絡續出)

衆：
呵呀，好險呀！直是僥倖。

老馮：
我們僥倖，可是阿張，他們五個同志被抓去了，

小楊：
他們抓去大概就會放出來的。

老馮：
那至少今天晚上不行哪，你知道今天晚上是有任務要到××村去的。還不是打擊了，我們的計劃怎麼？

啓戈：
(十分抱歉地)老馮同志，我感覺得萬分難過，是因為我的關係而連累了他們五位同志，也連累了整個組織，整個的抗日工作。——

老馮：
客氣語不必講了！

啓戈：
這并不是客氣，我內心真感覺到這樣，現在我只想提議就是我們要立刻想法補救，現在我要求我代替他們五個人中間的一個立刻分發到××村去，繼續他們五個沒有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不達到目的，我決不回來見各位同志。

衆：我也願意去。

我也願意去！

老馮：

我們要立刻担負起阿巽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是誰接替他們五個人的工作問題，老劉老潘以前曾留在××村二個月，那兒的地理情形他們二個也都很熟悉，既然我們要去，那就好極了，另外老李老林你們也參加過北平得勝門外的劫獄，你們二個去也很適宜，至於啓戈，你……我看還是留在此地的好，你不要太憑情感……

羅：

不，老馮，你得無論如何准許我去，我今天去，如果成功了，我就留在××村跟他們一起工作，我再也不回來，再也不要家了，如果萬一失敗，我給敵人打死了，我總算能對得起五位同志，對得起組織，更對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馮：

老馮，我請求你無論如何讓我去，我相信，只有在這種切實的戰鬥生活中才能鍛鍊我自己，健全我自己。

馮：

好吧，那末你們五個就趕緊去吧，（五人進室內化裝）

鄧：

馮先生……

馮：怎麼？

鄧：我有句話想跟你說……

馮：什麼話，請你說吧，

鄧：……（欲語又止）

馮：沒有關係，你說好了。

鄧：我也想跟他們一起去，我心裡也很難過，剛才五位給日本兵抓去，完全等於我害了他們的。我要替代他們的工作，好贖回我一些罪過。

小朱：這種人道主義我們不需要。

老馮：（對朱）可以不要這樣說！（對鄧）小姐，那種工作是非常艱難困苦的。一定要

有過訓練，有過實際的經驗的人才能擔負得起的，你不要把它看得太容易了。是的，我本來早想說了，但是我一想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學問，我終於沒有敢說，可是，現在啓戈既然擔負了這件工作下來，有他的幫助，我也許作好的。

楊：

鄧、姐，我勸你去別再拖住啓戈了吧，啓戈因爲你，曾經耽誤了好幾次工作，如果你現在真愛啓戈，真正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你應該讓啓戈離開你，離

開家庭，跑進鄉村中，讓他切切實實地工作去，不要拖住他，一墜。

鄧：（苦痛地）不……不是……我的意思……（忍住了開始沉默）

（五個人化裝出）

老馮，各位同志，我們去了，再見：

衆：再見，再見！

祝你們成功！爲阿龔他們報仇！

祝你們勝利，把日本支隊全部消滅。

羅：娣安，我們再見吧，如果你愛我的話，你就照着過去我所勸告

安，敵人是總有一天會被我們趕出中國去的，我們也因此一定

。（這時台上只有小朱，小王，小楊，老馮，與娣安五人）

鄧：啓戈……（苦痛的）

羅：好：娣安，再會！（匆匆出）

（鄧倚門而立，靜默）

馮：我們得趕快搬家，無論怎樣，此地已經給他們發現了，危險性

朱： 那就搬到老趙那兒去好啦，我們不是已經準備好了嗎？

馮： 是的，搬到老趙那兒去，對了，小鍾，明天你去找小余，要他從他父親那里打聽打聽阿龔他們的消息，我們好想法營救。

鍾： 要小余去打聽是可以的，不過小余的父親不是老早就說了，現在在日本人手下作事情，那就比從前困難得多了，日本人說要槍斃這個人，那就非槍斃不可，不講理，更不講情面。

馮： 你明天跟小余說了再講。

鍾： 那當然，（鄧突趨至馮前）

鄧： 馮先生……

馮： 鄧小姐，怎麼樣？

鄧： ……

馮： 你要說什麼？

鄧： （沉默良久，搖搖頭）好，各位再見！（突然跑出門）

朱： 這位小姐，真是個小姐！

——幕下——

「中國萬歲」第二幕

唐納

景：
大勝村永定河邊的一個小山坪，疎疎的幾株樹林遮掩着，左邊是通往——的公路，右邊的山坡是直通大勝村的鳳陽山頂的，站立在山坡上，可以下望大勝村的全景，并左右的一段公路和附近的河汊，這裏的形勢顯得很緊要，因為此地的公路是沿着河邊，正是拐角，兩端有兩座公路橋——當日軍過後即被炸毀的。

人：

李老爹

小三

張魁發

小林

老李

阿萍

羅啓戈

鄧娣安

老劉

日兵二人

阿貴

小潘

除阿水

小金

趙母

幕啓時

天將破曉，半勾新月懸在天西邊。有繁星閃爍，夜色正朦朧，台上寂靜無聲，俄頃，有鷄啼聲起，台左邊忽洋火一閃，有人在燃紙煙。

羅：誰劃洋火？混蛋！難道沒有聽見飛機聲音嗎？

李老爹：還遠着呢？怕什麼，要給他們炸着了，那真是中了航空獎券的頭彩了？

羅：不是什麼怕不怕，你知道萬一給他們發現了，我們幾個人死了不要緊，整個計

割就給破壞了，這在客觀上就幫助了敵人！

對，現在根本不是抽烟的時候——快把煙熄了。

——飛機上有望遠鏡，你四圍都是黑的，非常可能被他們發現的。

——我們必須審慎，我們並當儘量避免無謂的犧牲。

好了，好了，你們看我把烟滅了。

（飛機聲由遠而近，衆沉默，偶從遠處傳來鷄聲，犬聲）

——飛機聲漸漸遠去，又漸漸近來，它是在飛繞着大勝村偵察。

李老爹：他媽的，（一人急制止，不要吵！）（飛機聲遠去）我要是能開飛機，我就馬上幹掉它！

老李：你敢擲一個炸彈下來，老子不開掉你不是人養的。

趙母：幹麼那麼不耐煩？回頭不是有好幾百個要送上來給你幹的麼？你們得稍微忍耐

一些呵，現在不是已經快五點鐘了麼？

啓戈：對了，趙老太太，已經快五點鐘了，你也該上去了，你記得我們剛才講的話麼？

趙母：你們真把我當個老糊塗蛋了，告訴你，我的腦筋還比你們強的多呢？你剛才不

是跟我說，要我隔二個鐘頭領他們到這裏來抬人嗎？

阿萍：趙老太太，我問你，她們這些鄉下姑娘，當真肯來抬我們受傷的人抬上幾十里地嗎？

趙母：呸，你不要看不起這些鄉下人，漫說幾十里，就是幾百里她們都肯抬，她們都知道你們是爲了保護她們打日本強盜才受傷的，阿萍，你怎麼老是鄉下人的鄉下人的。好表示出你是個城裡人是不是？呸，裏城人？城裏人只知道打牌，叫條子，喝啤酒，吃大菜，做新衣服，不知從那個回來的大洋銀，每天就一五二十的潛化，他們知道國家已經危險到極點了麼？他們知道有許許多多人在爲他們打日本鬼子，在前綫死掉，或是受極重的傷麼？他們真能夠良心發現，捐銀捐樂來救護傷兵麼？呸，城裏人是什麼東西，我才看不起城裏人呢？

羅：好了，好了，趙老太太，幹麼又發那麼大脾氣？

趙母：不是我發那末大脾氣呀，阿萍可不應該看不起真比城裏人愛國的鄉下人呵！

阿萍：我，——我也不過——是跟您說——說着玩兒的——

老李：好，趕緊跟趙老太太，賠個不是。

阿萍：趙老太太，我，我錯了！

趙母：（轉怒爲喜）也不能說是你的錯。實在是因爲我一向就看不慣城裏人，祇管自己幸福，就不管別人有那裏爲他們受苦！好，我們的小蛙蛙，你下次說話，可得留神一點呵！（遠處傳來鷄啼聲）好，我該走了，到十一點鐘各位不到，我就帶着他們把飯送到這兒來。

張魁發：那可不成，可是到十一點鐘，我們還消滅不了敵人，那這裏一定是砲火非常利害，你們千萬不能來。

趙母：你們也不能老餓着肚子打仗呀，哈哈，你們可不用擔心我，我趙老婆自有法子！好，我真該走了，希望各位同志早一點把東洋強盜消滅，我在那兒還預備着很好的酒呢！（走上山）

衆：好，我們要趕快把東洋強盜消滅，趙老太太萬歲萬萬歲！

趙母：我要活，萬萬歲那可不成，一個老不死的烏龜了麼？哈哈，（下場阿萍同）

（歡樂空氣充溢全台，一個人唱起大刀進行曲來了衆聲附和）（唱了）大衆正在開始唱第二遍時，台後步哨吶唱聲：「口令」！對方回答「大勝」，衆靜然，小三忽然上場，對張魁發）

小三：報告隊長，東村的老汪陪着一個女人，說要上來看羅啓戈……

羅：一個女人要來看我！

小三：是的：

羅：是什麼樣的一個女人？穿什麼衣服？

小三：上身穿一件青布短衫，下面穿一件灰條的袴子，不過臉兒很白，像一個城裏的

女人——

羅：（領悟）上身穿一件青布短衫——下面——

張：不要是你的太太？

羅：是長圓的臉？身體不高不矮？

三：是長圓的臉，身材不高不矮。

羅：呵，我的天呵！誰告訴她我在這裏，誰告訴她我在這裏。

三：我怎麼知道呢？反正我沒有告訴她，

羅：那就請你跟她說我不在這裏！

張：不會有很緊要的事吧？

羅：不會的，即使有很緊要的事也沒有再比我們在這裏工作要緊的。

三：不過，看她的樣子很可憐的。

李老爹 如果真是你太太的話，她跑了好幾十里趕來了，那就讓她上來休息一下，跟你說幾句話再走吧！反正，現在時間還早呢！

羅： 不，不，不——

三： 那我就去跟她說你不在這裏。

羅： （猶豫）小三。

李老爹 哈……嘴硬骨頭軟，小兩口兒有什麼不好講開的？小三子你就去帶她上來了
吧？

張： 不，小三子，你等等。（對羅）老羅你覺得怎麼樣，現在時間是四點四十分，大概再隔一二十分鐘日本兵就會來了，如果你覺得她會妨礙你的工作，那你就乾脆——

羅： 這樣，老張，你容許我跟她談五分鐘的話嗎？因為我不管今天是勝利或是失敗，我發誓不再回去，要始終跟你們在一起了，現在既然她來找到了我，是我沒有處理好。現在我請求你容許給我五分鐘的時間，讓我在最後把跟她解釋清楚以後各走各的路，誰也不要找誰。

李老爹 呃，這樣才對。

張：那就這樣好了，不過時間不要超過五分鐘。

羅：一定的。

張：小三，你就去領她來吧！

小三：羅同志，我去領她上來了，你不會再說不不不吧。——

羅：你這個小孩子，這麼大就這樣壞……

（小三笑着下去了）

李老爹：羅同志，到底怎麼會事呵！你們兩口子吵了架嗎？

老劉：我看不會一定是羅同志沒有告訴她太太來此地工作。她太太在家里急得要命，託朋友找到這裏來了，羅同志，你說對不對？

羅：

張：老羅萬一她不肯走，你怎麼辦呢？

羅：她不肯走，我拖都要把她拖下去。

李老爹：哎喲，可又別再嘴硬骨頭軟了。我年青的時候還不是跟你一樣，嘴面上說得硬
綳綳的，可是心裏呵，真生怕她，聽得難過呢。——反正小兩口子的吵架全是一樣，剛剛你要我的命，我要你的命，不到幾分鐘，兩口子又抱在一起了！哈

！什麼事都瞞不過上了年紀的人。

衆：哈——哈——

老李：你們可不要小看李老爹，李老爹年輕的時候可風流得很呢？

（衆 笑）

張：話可不要扯得太遠了，王家莊和范家莊的兩頂橋上火藥到底裝好了沒有？

老劉：早就裝好了，王家莊那頂橋有老何同志，德采同志候在那兒等日本兵統統走過了二分鐘以後就把它炸斷，范家莊那邊也有二個同志候在橋的邊頭，一聽得這邊爆炸的聲音，他們也就立刻把那頂橋炸斷。

小林：可是日本兵要泗水逃到河對岸去呢？

老李：你還不知道那留烏村上有五十來條駁壳，九十幾桿長統，還有那八百九十個壯丁拿了鋤頭，鐮刀，候在岸邊上，等他們一泗上岸就把它開掉麼？

小林：（喜極）那今天管保一個日本鬼子都跑不掉！

張：可是我們的責任非常大；萬一趙桐的隊伍來不及準時趕到，我們得苦撐下去！

羅：是的，我們必須苦撐下去，爭取最後的勝利。因為趙桐的隊伍是一定會趕來的。

衆：我們一定要苦撐下去爭取最後的勝利。

（小三和鄧上，鄧這時布包面，短衫短袴，一個鄉下人的裝束，手裏提了個籃，雖然顯得很懶，但精神很興奮。）

鄧：（見羅）啓戈——

羅：（避開）——

鄧：啓戈——啓戈——

羅：……

張：啓戈，五分鐘很快就會過去的，你不能浪費你的時間哪！

鄧：啓戈，你不要以爲我來妨害你的工作，或是要你跟我回去。

羅：（氣憤地）那你來幹什麼？

鄧：啓戈——我——我決定從今以後不再妨礙你的工作，而且今後我要永遠跟隨着你，幫助你做抗敵工作。

羅：幫助我做抗日的工作？

鄧：真的，啓戈，我已經覺醒了，我從今以後不願再過一天小奶奶的無聊生活，我現在已經真正覺悟到我也是一個中國的國民，我應該犧牲個人的利益爲整個國

家民族的利益而參加抗日的戰爭。

真正的覺悟？不見得吧？

呵，啓戈，你不要這樣對我！

那你爲什麼早不覺悟呢？

鄧：

啓戈——我老實告訴你，我一方面受到良心和精神上的責備，我不應該再過這

種無聊的生活，同時，在另一方面，我——我——

羅：

你說呵，有什麼關係呢？

鄧：

我預感到我們兩人之中有一個不能很快改變生活，我們的結合馬上就會破裂了，我們的愛，不能再維持下去了！

羅：

那有什麼？破裂就破裂了，不能維持，就不能維持好了！

鄧：

呵，啓戈！你——（很悲痛）

張：

呃，老羅，你何必這樣說呢？（對鄧）小姐你既然特地從很遠的地方跑了來，

願意跟我們在一起工作，那你預備擔任什麼工作呢？

鄧：

我帶來了很多急救包，有還縀帶，紗布，棉花，還有止痛的藥。（掏出籃中物品）

李老爹：那好極了，我們正少着這些東西。

鄧：還有，我以前在聖瑪利念書的時候，學過一些看護學的。對於輕傷的人可以好好地看護。

老李：那好呵，那好呵，來得真好，我們連這兒一個看護小姐都沒有呢，

張：這樣好了，根弟，你送鄧小姐上趙老太太那兒去，等隔二三個鐘頭再跟趙老太太和那些姑娘一起來，再讓鄧小姐來替我們包紮受傷的地方，你快去快來。

老劉：是。

鄧：不，我不去，我要等在這裏。

羅：爲什麼不去？你知道再隔十分多鐘這裏就是火綫炮彈槍彈都落在這裏。你不是送死來麼？

鄧：不，我不能隔二三個鐘頭再來，因爲各位中間如果受了輕傷，我以馬上替他包紮好，他還可以繼續作戰，如果受了重傷！我也可以馬上跟他塗上止血的藥水，使他不致于流血過多，隔二三分鐘就不救而死。不，我不能走！

李老爹：說倒也說得對。

張：鄧小姐，你可知道，這裏是很危險的呵！

鄧：我要怕危險，我就根本不會來，我還可以在那裏過少奶奶的生活：何況各位都不怕危險，爲什麼我一個就要怕！

羅：你不能在這裏。

鄧：不，啓戈，允許我等在這兒，我——

羅：不能，娣安，你知道你等在這兒，我就不能專心一致的工作，娣安，娣安，你走。你走！

鄧：啓戈，你不能這樣想。我是預備死才趕來的，你應該這樣想，萬一你給日本強盜的砲彈或是槍彈打中了，你——有我在這兒，我可以拿你的槍，拿着你的手榴彈，跟日本強盜拚命，爲你個人，爲整個民族報仇。

羅：可是——（欲言又止）

鄧：啓戈，容許我在這兒，我要幫助你，決不妨害你。

羅：

鄧：啓戈，容許我！

羅：老張，你說怎麼樣？

張：我想——鄧小姐既然不怕犧牲，願意留在此地，那就留在此地好了！這不僅於

我們無害，而且鄧小姐還能幫助我們很多，不知各位同志的意思怎麼樣？

衆：贊成，贊成！

老李：歡迎新的女同志和我們合作。

衆：歡迎新的女同志和我們合作。

羅：（欣奮）娣安，你怎麼會突然轉變了；

鄧：（微笑）那得問你呵；你怎麼會突然轉變了？

羅：哦……我是必然的……我受不了良心的責備！

鄧：那我也是一樣啊，我也是必然的，我更受不了良心的責備！

羅：娣安，你能否諒我麼？

鄧：不，啓戈，只有我對不起你，你能否諒我麼？

李老爹：哈哈，這小兩口兒，剛纔還在愛理不理的，不上幾分鐘，又親密起來了！哈哈！

哈！

阿發：來，我們來唱個「祖國」

根娣：歡迎新的女同志先唱。

衆：贊成，贊成。

鄧：不，不，我還會唱，我還得跟各位學呢？你們先唱，我跟着唱。

根娣：好，我先唱祖國……

衆：（合唱）

（遠處槍聲一响，接着是爆炸聲起遠處閃現紅光）

張：快！敵人已經過了橋，那頭橋給我們炸斷了，（接着另爆炸聲起）村的橋也被我們炸斷了，敵人的來路去路都給我們切斷了，我們得趕快準備！（衆急忙奔至各人崗位，提起槍，手溜彈，準備放射的姿勢，羅趨前，鄧伏于樹邊。）

張：李老爹你準備好了沒有？

李：我早就準備好了，一發現敵人爬上山，我就割斷繩子，讓他們滾下去！

張：李老爹呢？

老李：我也準備好了。

張：不過要注意，必須要等很多敵人爬上來的時候才把繩子割斷呢。

李老爹：知道了。

張：各位同志都注意呀，子彈不能浪費，不能虛發呀。

衆：是的，我們都知道。（槍聲突然，漸近漸密）

(舞台靜寂，幕後槍聲，炸裂聲，夾伴着鷄啼和犬吠)(小三突上，)

小三：報告隊長，敵人已經慌亂了，有一部分逃到我們這兒來了，離開這塊有八百多

米突，

張：我知道了，(小三下)(舞台靜寂，槍聲繼續，)

張：各位同志，記着，萬一趙桐的隊伍不能準時趕到，我們得苦撐下去呀！

衆：是的，我們一定要苦呀下去，(小三上)

小三：報告隊長，敵人八十多個騎兵離開我們有五百多米突，

張：知道了(小三下)，

(槍聲愈來愈密，火光閃爍)，

張：瞧那是日本強盜在燒房子，怕我們用它來掩蔽呢，(小三又上)

小三：報告隊長，敵人二十幾名已離我們這裏二百米突，

張：是，知道了，(提起望遠鏡，)小三同志，以後可不用來報告了，

小三：是，

張：各位準備呀！我們連一個敵兵都不能讓他逃過我們的防綫，

衆：是的，

（槍聲愈近愈密）（誰都屏息着聲息，）

張：同志，三百米突瞄準！

（從瞄準山坡下的竄來敵騎，）

張：放！

衆開槍放了一排，二排，）

羅：哎喲，有五個給他逃回去了，（羅迅速瞄準追去）

張：你不要性急，他們還有得來呢？

李老爹：他媽的，總算還好，三十八個中間放走了五個，

衆：（興奮極），唱，唱我們不願做亡國奴，我們要做中國的主人！鄧也興奮萬分，

也參加合唱。

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把強盜們都趕盡。

讓我們結成一座……

張：快，敵人又來了，（鄧急忙躲回樹旁，）槍聲又緊，

羅：嘿，這回可多啦！

老李：好啊！你多來一個，我就多送你一個見閻王老爺。

張：同志們當心，我們可千萬不要輕敵，剛才他們吃了虧，這回我們可得仔細一點，我們現在等他們走了再說。

（突然敵人向着山坡間放密密的機關槍，還夾什着小鋼炮聲，）

張：有那一位同志願意爬到半山，用手溜彈毀掉敵人的機關槍和那個小鋼砲。

衆：我去，我去。

張：這樣，老劉走吧，可是你得靠近敵人弄丟啊。

老李：我知道，（老劉帶着五個手溜彈下去了，）

（機關槍聲，鋼炮聲，近而密，有一二棵子彈落到了鄧躲伏的樹旁）

（鄧驚駭得叫了起來，）

羅：怎麼？娣安。

鄧：（極力鎮定，）沒有什麼，我喉嚨裏癢的難過，所以就咳了出來。

羅：你身子得俯下去點。

（鄧把身子俯下）

（不斷的槍聲，炮聲）

張：敵人衝上來了，準備——

(衆睹準預備放，突然連續的二聲爆炸，紅光閃現，槍聲中止，)

李老爹：啊！敵人退去了。

張：哈，那是老劉的手溜彈，丟中了敵人的機關槍！

衆：老劉同志萬萬歲！萬歲！萬萬歲！

張：不對了，敵人散開了，分三路爬上來，預備搶我們這個山坡子，李老爹，你得注意，有一百多個敵人爬到你那一邊來了。

李老爹：行！（吐兩口吐唾在手掌中，然後一搓，）他媽的，你們來試試着，（兩手拿手溜彈。）、

(槍聲又密)

張：老李，你也得注意你這一邊，

老李：是，(槍聲愈來愈密)

李老爺拔掉手溜彈中的保險條，就往下直拋，一個，二個，三個，爆炸聲起，槍聲就暫時停止，但接着重又開始很密地响了起來。

張：不好，敵人也兇得很！阿貴，你得準備，(阿貴抽出斧頭，準備砍斷綁着無數大石塊的繩子。)

李老爹接着擲手榴彈，小潘那邊敵人也爬上來了。

張：小潘，你準備放。

（小潘也開始用手榴彈拋擲，）（中開也有敵人爬上來。）

張：準備放——（衆各用手中的武器向敵人射擊。）

全場緊張極端，充滿着槍聲，火光。

（突然李老爹臥倒了，見狀急地趨至李前，把李挾到樹邊，爲他抱緊。）

張：阿貴，快……（張突然也中彈。）

張：呵，老羅，你！快……叫阿貴……（羅急忙接着）

羅：阿貴，小潘，快把繩子斬斷：

（阿貴，小潘，立刻用斧把繩子斬斷，無數大石塊發出轟轟的巨響，直滾下山

隱約間聽見敵人的凄呼聲）（衆笑）

老李：哈！這回你們可知道我們的厲害了。

鄧：（鄧發現張倒地，急往扶張至樹邊），（發現張胸部中彈，驚駭）

哎喲，張先生，你……

羅：怎麼啦，老張，（羅趨前視張）呵，老張。

張：（神志昏迷），聲音含糊，老羅……你……跟同志們要苦幹……下去把敵人消滅

得一個不留……（吸呼停止）

（同時）老張，老張，（衆回頭驚喊，怎麼啦，老張？）（槍聲又緊）

羅：隊長已經爲中國的自由解放而犧牲了（衆悲嘆）好吧，老張你放心好了，姊安你

好好把老張包紮好（重又趨至山邊）（小三不見張見羅）

小三：報告隊長，不好了，東村有四百多個敵兵都跑到這邊來了。

老劉：怎麼敵人死不完的？看來不是祇有二百多個。

小林：趙桐的隊伍怎麼還不來！

羅：我們的情報工作是做得不緊，可是，不管他，各同志，我們無論怎麼樣，剩到

最後一個人，最後一粒子彈，我們是一定要苦幹下去的！

我們絕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搖動，你們不記得老張剛才所說的話嗎？

老李：是的，我們一定要跟敵人拼命，我今天願意死在這裡！非苦撐下去不可！

衆：我們願意死在這裏，苦撐下去！

（小三發現老張受傷，急趨至樹邊，）

小三：隊長，隊長，你……（哭）

：：（急以手掩小三的口）別吵，隊長睡着了。

小三：不是！（伏張身上，輕聲嗚咽）

（槍聲又緊）

羅：各位同志，這一回我們更得注意！我們要特別看重我們的子彈，我們更應當看重我們的身體，我們如果再支持半個鐘頭。趙桐的隊伍一定會趕到的。

衆：是的！（槍聲更緊）

羅：各位同志預備！（子彈飛掠過山坡）

（槍聲愈來愈緊！可是並不愈來愈近）

老李：咦，怎麼敵人不敢上來了？

羅：他們吃了兩次虧，這回他們自然也當心了，可是，我們要特別提防，日本鬼子的鬼計是很多的！（剛說完，重砲彈的聲，高飛掠過來）

羅：快伏下，敵人的重砲彈，

（聲音掠過去了，接着是很重的爆炸聲）

老李：對了，敵人這回不敢衝鋒了，他們想把我們這裏轟成平地！

小潘：啞！放他媽媽的屁！

（重砲的聲音又飛掠過來，又在附近爆炸了，接着一次，二次，三次，）

羅：同志們，快散開，快散開；可得注意我的命令，娣安，你帶小三躲到那塊大石頭後面去！

娣：可是，你……

羅：你不用管我，我死了你千萬不要哭，你能接着我幹下去，就表示你真正的愛我！（鄧急趨羅前，擁羅）

鄧：啓戈……（急分手趨至李老爹前，）李同志，你好好躺一下，我回頭來看。（牽小三上山）

（衆散開，台上祇剩了四五個人）

（炮彈聲不斷地掠過，不斷的爆炸）

（爆炸聲愈近，一顆炮彈就爆炸在台左邊）

呵！（正擬趨前探視，一顆炮彈就落在羅身前，被炸倒地。）

（不遠處傳來了鄧的叫聲：啓戈……）

（炮彈接着落在前後左右）

（鄧慌張地奔下，趨至羅前）

鄧： 啓戈……啓戈……（以手掩面啜泣，但隨即記起羅的話，用力的移下自己的手）不，啓戈，我沒有哭，我要爲你報仇，我要接着你幹下去，啓戈，你去吧，我真正愛你的。

（李老爹創躍起）

李老爹：副隊長，你，你……

（一顆炮彈落在台右邊，炸裂了，但是沒有彈片，而是一團濃厚的發黃色的烟霧，很快地就散開）

李老爹：呵！毒氣，敵人放的毒氣！毒……（李倒地）

（小三奔下）

朱： 鄧小姐，鄧小姐……副隊長怎麼啦？

鄧： 小三，快走，快走，敵人放毒氣了。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鄧和小三中了敵人的催淚瓦斯，兩人急促的咳嗽起來）

老李：（瘋狂地）不，不，我要跟敵人拚命去，我殺掉他一個，我就够了本了！（瘋狂的躍下山，四個人跟着）

衆： 殺呵，打倒日本強盜。

鄧：
（咳）打……打……打倒……日本……強盜……

（槍聲，炮聲大作）

（在濃濃的烟霧中，鄧朱竭力支持着，終於支持不住，倒在樹下，正靠近羅的身旁）

（機關槍聲愈來愈近，不久爬上來了五個帶着防毒面具的敵人，他們偷偷地搜尋，看到了尸身，最後發現了鄧）

敵兵甲：（指鄧很驚奇的）×××××！

乙：（撫鄧胸）×××××！（表示還有呼吸的意思）

丙：
丁：（拍掌）哈哈！

（立刻山上衝下了阿貴，徐阿水，小金，一齊躍上敵兵的背，決鬥起來，敵兵丁正擬拔出手槍，突然被鄧躍起搶下了，立刻就把敵兵丁打死，敵兵戊提起刺刀向鄧刺去，小三剛躍出，刺死了小三，但是鄧立刻乘機把戊擊斃。敵兵甲和阿貴扭滾下山了，除阿水被敵兵乙刺死，小金把敵兵丙的刺刀奪下，刺死了丙，又刺死了乙，但是山下又擁上來了敵人，把小金擊斃了，鄧躲在樹後，敵兵

已剛爬上，被彈開槍擊中跌下山去了；敵兵五六人匍匐爬上，進到台中樓站走，鄧用手槍向他們瞄着）

鄧：
你們敢來，（敵兵退縮）你們這些狼心狗肺的強盜，我告訴你們，現在的中國人不能隨便欺侮的！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當亡國奴，我們要跟侵略我們的強盜拼命！啓戈，我很對不起你，我現在再也不可能繼續你幹下去了，但是你得相信我，我是真正愛你的！（敵人紛紛開槍，鄧自知不敵，用槍自殺。）

（敵兵正擬上前，山下槍聲大作，群眾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殺盡侵略我們的強盜！」敵兵慌亂失態，急忙逃奔下山。）

（山下槍聲緊密，夾着無數巨大的轟炸聲，不一會，槍聲漸急，義勇軍進行曲聲響起，台上濃霧依然，鄧勉強掙扎起立）

呵……趙桐的隊伍趕來了，啓戈……敵人全被我們……消滅完了……呵……

啓戈……（聲愈近）

（鄧趨至山路口）大聲狂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衆應），中華民國萬歲，萬歲，萬萬歲，（義勇軍歌聲繼起：鄧跟着唱到「中華民國」時，不支倒地）